

铸 炼 集

鑄 鍊 集

許 傑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· 北 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 505 字數 183,000 開本 850×1168 耗 $1/_{32}$ 印張 $7^{15}/_{16}$ 插頁 2

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0000 冊

定價(6) 0.80 元

目 次

慘霧.....	1
台下的喜劇.....	38
改嫁.....	51
七十六歲的祥福.....	65
賊.....	82
放田水.....	101
墟期.....	122
逃兵.....	138
一個人的鑄煉.....	158
夢的埋葬.....	191
病中的覺解.....	222
后記.....	252

惨 霧

上

自从新嫁的香桂姊从她的夫家环溪村回門的那天以后，我們的村里就接連的和环溪村打起仗來。

环溪村和我們的玉湖庄是隔着始丰溪的鄰村。溪水在它倆中間流过，天然的画了一道界限。我們的村舍后面，从前都是一片肥沃的土地，正如現在我們从村后望过隔溪樹林里隱藏着的土地那么丰饒。無情的溪水，因为距离它的發源地不远，还帶有奔暴的气概，在东冲西决的奔騰，差不多每日都要改換它的故道，踐踏我們的田地。現在流到我們的屋下了。我們的建筑，因为要避免溪水的威脅，在村外筑上了坚固的城寨；溪水奔騰的冲來时，破不了那坚固的城寨，就在它的下面滌洄了一回，轉了几个漩渦，泛成澄碧的深潭，駟馬一般的向东馳去。

我們到村后的溪濱眺望时，可以看着溪流的后面，是一灘黃色的沙石，沙石的后面是一片草地，草地上面生長着叢密的柳樹，和許多蘆葦；柳林長滿了綠叶，直遮蔽了远山的山巔，与蒼碧的青天相接，相离不远的隔岸的环溪村，已埋沒在柳浪之中，找不到一个屋角了。

我們的村舍盡處，恰與村後相反；流水蕩蕩地從西南方沖來，直到了村舍的靠壁；在那邊順勢成一個反動，匯成一個射出角，向東南方流去；因此就堆成了一個沙渚。

沙渚漸漸的漲大起來。有幾處已可耕種。我們玉湖人希望在那邊進行大規模的開墾；雖然在現在還是滿眼的蓬蒿。

這裡靠着我們的溪濱，倘若用始豐溪的界劃作証，環溪人當然管不到這些未來的財富，但是他們說那是他們從前所有的地址，他們有重新開墾的權利。

這是一個權利和財富的衝突；因為他們看重它，正如一座國際的礦山。

已是五月的天氣了，小麥早已收穫，大豆和田禾，正待耕耘。村人們雖然不是正忙的時候，却也不能十分怠惰。

暖風輕拂柳梢，新蟬開始歌唱，善鳴的黃鶯兒飛過時，正直的投下一個黑影。我和我的妹妹雜在村人們的行列中，在祠堂前的樟樹下納涼。

那邊坐在石凳盡處的老人，是加裕大伯，他穿着一件青布小衫，敞開了胸口，很安閑的吸着旱烟；他說話的時候，額紋一定折成三疊，短短的鬍子，一根根的蘊了出來，正似一個脫了毛的舊刷子。他最愛說話，大家都喜歡聽他。靠着加裕大伯右面蹲着的是多理哥；他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后生，頭上還有一條辮子，終日盤着；他手里拿着一大碗的粥，和一塊麥粉的餅干，蹲在石凳上吃。再順數過來：第三個是做鞋子的老六，他比較懦弱一點，不大說話。第四個是麻皮加來，他是一個最蠢的人，而且是最黏滯的人，大家都叫他麻皮加來，就是我們下輩，也沒有一個叫他加來叔的。第五個——這邊的盡處，是金櫻妹扶着她的剛才周歲的弟弟站着。這邊呢：那個坐着的獨眼，是獨眼三，因為他不是

我們同姓，所以大大小小都叫他三哥；他側着頭，坐在門檻上。同樣的坐在門檻上面的，是江林公；他抱着他的小孫女兒拍着，好似一個白髮的保姆。此外還有許多小孩子，都隨意的立着跳着，而最使人注意的，是穿着全身白衣服的香桂姊的弟弟多能，我叫他能弟；他也在那邊。

加裕大伯低下頭去，要找尋一塊大些的石头，敲他的旱烟灰；一面在講笑話。一陣涼風在柳梢上發笑，拖亂了柳條，却不能移動樹幹下面的樹影；但同时加裕大伯新落地的旱烟灰却被它吹散了。

癩頭金氣喘喘的從村舍的盡處跑來，驚破他們的沉靜；他帶來一個可怖的消息，說環溪人已有四五个帶着鋤頭短棒，在下溪渚的蘆葦叢里，凶狠狠的垦地。這是一個很可驚人的消息，因為對於玉湖莊的村人們，這是一樁偉大的財富。癩頭金還接着說，他已和環溪人爭辯起來，相互的罵了一回；但是環溪人欺他只有一个人，惡狠狠的想來打他，幸虧他手脚快，在蘆葦叢里一藏，就溜烟的跑來了。

癩頭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多理和麻皮加來，已經跳了起來。

“去！去！那還了得！”

“金！你再去喊一聲加啓和保東，他們都在大屋廳的中堂里。——你說我們已在祠堂前等他們了；——帶短棒來！……”

癩頭金已經走了；多理立刻拿出了一束短棒和棒頭裝有尖刀的猪刀槍；這些都是藏在祠堂里的。

祠堂前的空氣，頓時變了樣；那些跳着玩着的小孩，立刻套上一副駭異的鬼臉，直瞪着兩眼呆呆的站着。

多理把那束短棒和猪刀槍丟在地下時，鏗然的声音与灰塵同時飛起，震得金櫻妹的小弟直哭了起來。

多理解开那束着的繩，自己揀起了一枝猪刀槍，用手掌去揩那柄上的灰塵。麻皮加來揀起這根，又揀起那根。老六也揀了一根短棒。獨眼三還沒有起來，多理就拿了一根短棒給他，催他起身。

接着，癩頭金跑了回來，後面跟着加啓、保東、多智、來富等一批人。他們都倉忙的走到祠堂前，只有加啓帶來一根鐵尺，保東和多智等便順手拾起一根短棒。

他們一群人都拿着武器，雄糾糾往前走；癩頭金領先，後面就是多理和加啓，以後就是保東和多智一些人丁了。

加裕大伯好久沒有說話，最後也拿着旱烟管，慢慢的跟了上去。不知受了什麼暗示似的，能弟和一批玩着的小孩，也隨着加裕大伯前進。

江林公發出他破鑼一般的沙音，說：

“不要老老实實的打他！把他們嚇一下子，趕走了就算！……”但是大家走得遠了，沒有听清楚他說的什麼話。

在半路上，他們已走入楊柳樹的叢里，一个个散了開去。多智回頭看見能弟也跟在一群小孩中間，就吩咐他回去。

在柳林中，樹影在沙上搖動，好像活動影片；日光隨處的透下几絲光綫在他們頭上，好像出沒在云彩間的明月，人聲隨處的驚動了樹上的鳴蟬，翼聲沙沙然的從這樹飛到那樹，和人們一步一步的踏着細沙的响声相和。

癩頭金開始在柳蔭中出現，走近那些凶狠的環溪人的前面，他開口就罵：

“你這批牛生的兒子！快給你的爺爺滾開！誰要你在此地開墾？”

環溪人還沒有看見他召來的一班人馬，厉聲的回答：

“賤賊!不要在你祖宗的坟上爬痒!”

“你快些給我滾开! 不要來送死!”

环溪人仗着人多,如虎一般的追了过来。

“你打嗎?來!……”

柳蔭里面喊出了一班人馬,环溪人嚇了一跳,就退縮了。加啓裝着沒事人似的,把鉄尺藏在袖口里,走上前來,好像代他們講和,要問一下原委。他走到环溪人的面前,癩头金也追了上來,重新壯起他的胆量,打那个环溪人一个耳光,同时加啓也抽出鉄尺,只是对腦門敲去。多理、麻皮加來、保金等都赶上了;加裕大伯和几个頑皮的小孩也出現了。环溪人見來勢不好,忙抽身往水里逃,多理恐怕猪刀槍伤得太厉害了,就把它丢在地上,順手把多智手里的短棒接過來,追到水岸,向那环溪人的背后一击,那人往前一冲,跌在水里。

加裕大伯連忙止住他們,都沒有下水。那五个环溪人当中,有一个走得太忙乱了,在急流里滑了一脚,一个水渦兒,滾到深潭里,流水平到他的头上;他因为腦門上被鉄尺敲得太厉害了,所以提不起精神,才溜了下去。这边的一批人都走出來,立在岸上,看那跌在水里的人發笑。

那先渡过去的三个人,就在对岸等着了,还眼睜睜的看着我們这边。及到那兩人也到岸时,他們又开始大罵。

多能在那沙堤上,經他的哥哥多智喝回后,就呆呆的彳亍着,走回他自己家里。

他母親还在灶下洗碗。香桂姊因为是新回門的客人,穿着新衣,在那边和他母親談天,一面無意的搖着手中的麥杆扇子。他的爸爸加庭沒有在家,剛才所發生的事情,她們还不知道。

能弟报告她們,說剛才玉湖人已和环溪人打了架。并且告訴

她們关于打架的見聞。最后，他很鄭重的說出，多智也是同他們一塊兒拿着短棒去的。

香桂姊听說和环溪人打架，就吃了一驚。因为一面是她的夫家，一面又是她的母家，無論如何，这是使她为难的。

他母親很埋怨多智不懂事，說他还没有成年，急着要做“后生”。况且环溪村又是我們的新親，虽然姊丈不一定在那里，但也难以为情。

能弟見他的姊姊發呆，就跑了出來。他想他的母親和姊姊們都不喜欢他报告的消息，对于他自己的自信，似乎是个打击。

祠堂前的人又站滿了。各人的心中，都有一种張皇的情緒；此种情景，平时在那里是很不容易有的，因为平时在那里都是沒事的閑談和嬉笑；今天却如触了电一般，大家的臉上，都像一塊削壁的山石，被一層迷蒙的烟霧遮盖着。能弟知道是为了剛才的那件事，就一声不响的走入人叢中，仰着头听他們說話。

春舟大伯穿着一件白夏布大衫，在人叢中說話，大家都沒有一點声音。他是加裕大伯的弟弟，前清進过一个秀才，現在可以同縣城里的知事和警察官直接見面。因为他是一个文人，兄弟又多，家里又在年年的釀酒，年年的買田，所以沒有一个不听他的吩咐的。他說：

“糟了！这一件事，我們不應該如此做。……現在那邊上風了。……我們應該叫警察，……叫警察，說他私自开垦，强占土地！糟了！現在……是他們上風了！”

他的語音断断续續，正好像什么人把他的舌根拖住；他想使他自己的語言，普遍的及到全体的听众，所以喉嚨特別的提高。他說到后面簡直是不成声了。他那語言飛散的效力，还不及他口边的泡沫的爆發；而他声音的拖沓和凝滯，却正像嘴角上的白沫

一般的漸漸凝結着。

能弟挤在他面前，仰着头，不住的看他。我从他的泡沫的飛散上，發現了能弟的沉默的头顱，濺了不少泡沫。我不喜欢能弟吃那些泡沫，正如我自己不喜欢别人用唾沫唾在我的头上一样。我挤了过去，牽着能弟的手，要他走到我的后門的門檻上坐；他就随我走來。

在那里，春舟大伯又說話了：

“現在，他們一定去报警了！……但是，不要緊；你們快把那些短棒和猪刀槍束好，藏到祠堂里轉去。警察如果当真來的時候，由我去說話！”

这“由我去說話”几个字，春舟大伯特別的說得重；好像要無論什么人都聽見。同时，立着听他說話的人們，心中好像放下了一塊石塊，面上都微微地現出一种欢喜和尊敬的顏色。

“說一句私話罷！我們用兵器，是見不得客的。……兵器！是刑事犯呢！……这是我們吃虧的。……好！現在把它藏起來好了。……警察來時，什么事都由我担当……因为这是关于閩村的財富。……”

春舟大伯講得滿身都是汗，背部的汗珠，已經鑽到白夏布大衫的外面，又开始流动了。他說到此處，就退了出去。

祠堂前的人們，又开始走动起來；嘈雜的声音，也随着那些人的走动，跟着高了起來。

在那里，癩头金是最容易招人注目的；因为他本是很耐人尋味的人，而这次的事件，又直接的和他有关；所以大家都追問他当时的情形。

多理也很出众，他叙述他用短棒扑击那个落伍者的坏溪人，真是有声有色。加啓也自述他的鉄尺用起來如何的輕便与如何的

巧妙。而多理最以为荣，最說得津津有味的，就是他不肯用猪刀刺穿那个人的背部。

总之，祠堂前的空气，这时可非常的紧张。太陽稍稍斜了一点西，但是热力并没有减少；樹梢头静悄悄的，蟬也沒有唱歌；雄鷄和母鷄們，慢慢的在草地上走着；几只活泼的村狗，也躺在樹下，伸着舌头。

我偷偷的問能弟，香桂姊姊在家里作什么？他說在家里“嬉”。我想看一看他的姊姊，就要求他同我一塊兒到他家里去。

香桂姊一个人躺在楼上；向南的窗門开着，正可以望見村外的澄碧的溪潭和隔岸的密接的樹林，隱約的綿互着的远山。

我說：“香桂姊！我來看你呢！”

她立起來喊我一声秋英妹。

我覺得她出嫁以后，举止就有許多不同了。我說：

“你現在的面色，比什么时候都好呢，香桂姊。”

“不見得罢！——你看我很紅潤，是嗎？——那是热得發燒的。”她說了微微的一笑，随着就把她的笑容斂住。我覺得对于她已經非常的隔閡的样子，找不出可以对她說的話。

“你听見了嗎？我們玉湖人同环溪人打架。”我說到环溪人，驟然想起：她是出嫁到环溪的。她的丈夫，也曾到这边來过。

她說：“剛才听能弟說过了。”

她的話还没有說完，我急忙搶着說：

“姊丈我看見過呢，生得非常的雄壯；我当时还說笑：‘若是和香桂姊打起架來，香桂姊一定是打他不过的。’那天在你家里吃了鷄子面的点心去的。……”

“秋英妹，你的妹妹來叫你了。說：你的父親回來，要你燒点心去。”能弟的母親在楼下叫，我便立了起來，往楼下走；香桂姊

还勉强的送到楼梯头站着。

我走到家里，果然父親坐在大凳上，解他的草鞋和破袜。我喊了一声“爸爸”，就走入灶下燒火。

母親吩咐我去買酒，我走出后門，祠堂前已經沒有剛才那么多的人了。

江林公仍旧抱着他的小孙，加裕大伯仍旧坐在那里吃旱烟，鞋匠老六很安閑的躺在石凳上；一切的景象，又沒有以前那样緊張了。

警察沒有來，一直到天黑了都沒有來，大家緊張着的心，也就放寬了。

吃了晚飯以后，我和妹妹坐在母親旁边，听爸爸講述他在外兩年的情形。他末后又嘆了一声气，說我不是男孩子，不能帮助他出外做事；又說我沒有兄弟，他的前途很空虛。我沉默着沒有說話。

能弟在外面叫，說香桂姊要叫我說話。

滿天的星星，正如中午的日光照在閃爍的沙上，反射到我們的眼帘里那么晶瑩而繁多。白天的热气，已經躲到群星的背后；涼風隱在樹梢上唱歌。

能弟緊握着我的手，用力的靠近我走着。我覺得他的手有些热烈的顫動。

这是我的幻觉吧！我覺得在这样黑夜的道途上，周圍是非常遼曠的，前途是非常空虛的。当我覺着这一种情景时，我的耳朵里好像有人告訴我，能弟的热烈的顫抖的手，就是这空虛的黑里的安慰者。

大概，那时的能弟，也有这样的感觉了。他愈握緊我的手，愈靠近我來。他輕輕問：

“英姊！你今年是几歲了？”

我覺得他的無端的詰問，是含有深意的。我說：

“你呢？能弟！你先對我說了。”

“十四。那麼你呢？英姊！”

“我，十六。”

他的几句英姊，一句句都透入我心的深处。

他愈加挤了過來，我就把他抱住，摟在我的左懷走着。

我的心內的舒適，好像是到了另外一個世界，那個世界是融和了芬芳的花香與柔和鳥語的春晨，我倆是游泳其中的兩尾五彩金魚了。繁星嵌在深碧的天底，正似我倆游泳着的魚池的水底，嵌着的晶瑩射目的寶石。

香桂姊仍舊在那個樓上，向南的窗門仍舊开着。和風從窗口吹來，解除了剛才進入室內時的許多濁氣的薰陶，回復到我在屋外走路時那麼清爽。窗外看不見澄碧的溪潭，却增加了中午時听不到的淙淙的水聲。天河從屋背面橫過，小星填滿了河街，一顆顆細潔得可愛，直卦到南天的盡處，與那些隱隱約約，用遠樹和山影組成的如長堤一般的黑影相接。“南大人”^①戴着紗帽，——有燦爛的帽飾，——穿着朝衣，偏向西面跪着；正對窗口，禮拜我們屋後的北斗星。

室內的燈光，還及不上兩顆螢火蟲的明亮；因為南風吹得太強，故意把它放置在箱子的後面，光綫更加微弱。

香桂姊的麥稈扇子也沒有扇。多能弟還纏着我不肯下樓。我也不心願能弟離開。她說：

“英妹！你的話沒有說完就走了。——你告訴我，他們同環溪

① 天文学上的天蠍星座，看起來像是一個大人的形象，我們叫南大人星。

人相打时情形怎样？你说他，（她说到这个“他”时，语音特别的放低，悠久而轻和，我知道她的脸上同时有一阵清风掠过了。）你在那边看到他了么？告诉我！英妹！”

看了她这种说话的神气，我平时的好多话而直爽的习惯，忽然改变了。我告诉她：今天并没有看见她的丈夫，只是那次他到她家里看她的母亲时，我看到一次。她轻轻的哼了一声。

她吩咐能弟到楼下去；她要求我今夜宿在她家里，伴她睡眠。

能弟还躊躇着不肯下去；我说要回去对母亲说一声再来；她催促我就去；我又要找能弟同伴。

这一次的来往，我觉得能弟的心完全同我的心黏住了。我们俩相抱的走着，一句也不言语；我只觉能弟的心同我的心完全黏住了。

我的母亲没有话，因为我的爸爸刚回来，要重新铺眠床；现在更加便当了。

我没有把能弟的事对香桂姊说，因为我知道她要笑我俩的。

多能还缠着我，他见我同香桂姊睡，也说要伴香桂姊睡。香桂姊嗤的一笑；说他还同小人一样的不懂事。我的意思，就是三个人同睡也不妨，因为这张床很宽；但我没有说出。

香桂姊叫她的母亲把能弟叫去：我就去床上赶了蚊子，放下帐子，吹灭了灯。窗门仍旧开着，夏夜的凉风，不能有冬天的北风那样厉害，它只能在帐子的外面，微微的摇动，不敢骤然穿入。

她说她昨夜一夜没有入睡，只是左右的翻身；现在虽是住在她从小长大的母家，她总觉得是外乡，自己是客人。她想要回转头溪，或者明日差人去叫她的丈夫来。但是她都不敢说。

她还说她的丈夫待她怎样的好；她来的时候，怎样送她到什

么地方；怎样对她说什么话；……但是我早含糊着答应，迷迷糊糊的睡去了。

在睡梦中，她把我叫醒，要我到窗口听那沙滩上的奔腾的人声。星星仍是閃爍着，西南角的天上，多了一颗大星；我张开朦朧的眼睛找寻溪滩的人影，却被一圈圈的灯光的紅暈遮住；水声更尖銳得可怕，漸漸的把那些石灘磨擦着的奔跳的人声冲去。

香桂姊說我睡得同死人一般，剛在和我說話，我就入睡了，怎么也喊不应。她說：

“我到現在还没有睡过，連眼皮都沒有合。起先，似乎听着溪灘有沙沙的人声，我当是些什么野獸在追逐。之后，听那些声音漸走漸近了，我就伸長了耳朵去听。我听他們好像走到水岸了，好像在渡水了，好像渡过来了。我心里在想：怎的今夜到这样的更深了，还有这許多人过水呢？我剛想到这里，听得外面一陣喊声，接着就是砰砰碰碰的短棒声敲門声，和大罵声，以及各种辨不出的声音，混做一堆；我几乎疑心是那里失火，或是强盜來搶春舟叔的家里了。我心头不住的跳着，我推一推你，你还不醒來。以后我听見我們村里也有人响了，我楼下的智弟也開門出去了。听说还有許多人在大屋廳的堂前打牌，大家还没有睡，齐声喊了几陣。那边因为來的人不多，所以就退了回去。他們的喊声真像打雷一般，只有你这位老太婆，福命生得好，有些安静的睡眠的命运，是喊不醒的。”

我听了她說的这許多話，以及末后的几句譏諷的語句，心里很难以情；一再追想她和我述說的情景，又使我心里微微發寒。

不久，我又睡着了。

第二日下午，我們的祠堂門也大大的开了，許多人都在那里進出。这一双門上画有門神的大門，是不常开的，除了正月和春秋二祀的祭祖；可是今天也开着了。

春舟和肖峰，都穿着夏布大衫，在那边人叢里很匆忙的跑進跑出。癩头金的死尸躺在祠堂門的旁边的石板地上；他的眼睛还是睜着，左边的面上有一个很深的刀痕，鮮血染遍了头部，轉成紅黑色，將額后的几根毛毵毵的黃髮膏住。此外胸口、腹部和臂部，都有尖刀的伤痕。而臂部的肉已經緊張得反花；腹部的伤口，还流出一節小腸。大家都很悲憤的看着。最后就用一張草席盖上，要把他抬到上祠堂去。

癩头金不是我們的同姓；他是和肖峰屬親。我們的村里，就是這兩姓的人氏；虽然有兩個祠堂，各姓由各姓自己管理；但是平时总沒有多少界限可分。何况这一次是对外的呢？是全村的財富关系呢？是全村的名譽关系呢？

我們的一族，自然是春舟作主；他們呢，不用說是肖峰了。

那边，多理最激烈。他說：“不是我們把他們赶跑了，他們不是要把我們村里的人都殺完了嗎？他們是預备來同我們打的。好了，癩头金已經打死了；我們是小村，橫豎再同他賭死几个罢！”大家沒有人响了。他又眼睜睜的对着独眼三說：

“三哥！打死的是你們的兄弟呢！反是你們貴族不倒霉，要我們倒霉嗎？”

“好！不用說了，我們自然是要同环溪人比一个勝負的。”三哥奋然的站出來，睜着一只大眼，好像要把这一只眼睛睜得比兩只